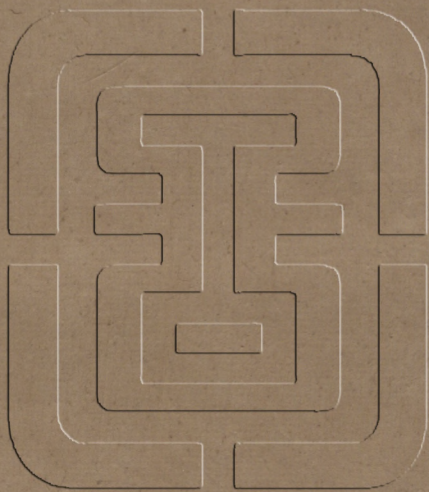




1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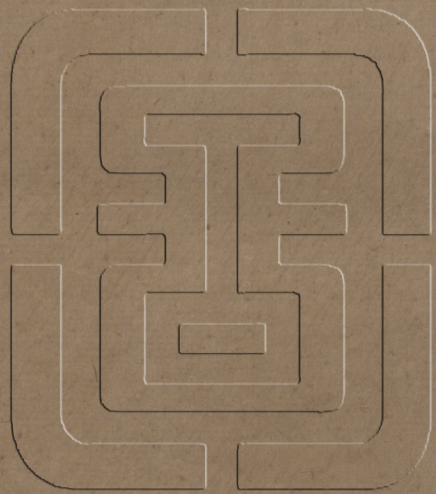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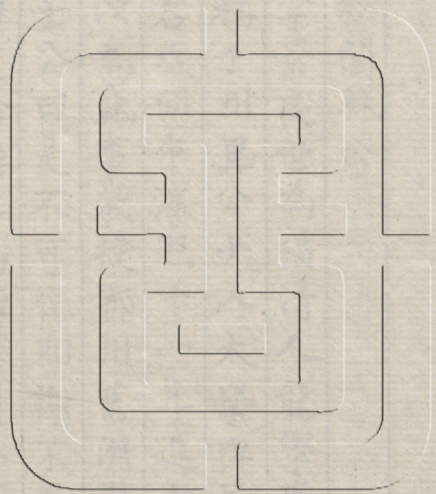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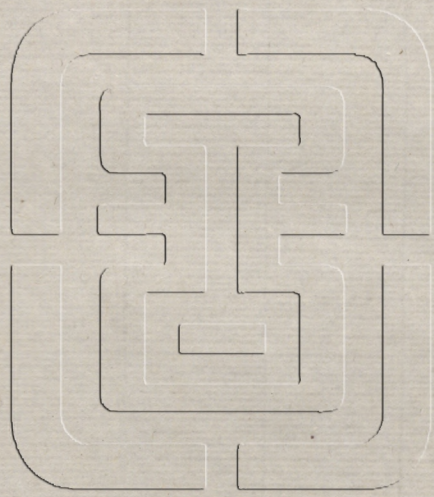
後村先生大全集

四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六

行狀

直秘閣林公

公諱瑒字景良世為福清人龍學忠節著于朝廷沅
州清德稱于州里公少入太學與兄靖安令君璟今
容州使君瓊同中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而公膾唱第
四場屋以為盛事教授鄂州舊例從州家丐猪羊稅
錢助養士公曰是不可愧即謝不取節餼浮費更有
餘力增田差幹辦江西轉運司公事丁母卓夫人憂
服闋差幹辦浙西提刑司公事丁沅州憂服闋幹辦

兩浙轉運司公事運使沈公作實精於吏職特重公
事非公書擬不下筆公詳審清介秉法据理雖貴勢
無敢干以私者秩滿得旨待掌故闕執政面諭欲越
次先除公辭不願既歸四年不通問執政怒起用他
人久之除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嘉定初元除國子正
遷武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歷疏廟堂除
授宮掖請謁之弊且言臣待罪班行更化前後皆所
日擊不知今日立政用人其盡出於公乎抑猶未免
於私乎其視前日有以異乎抑無以大相遠乎臣觀
今世自上至下由內達外苟可遂私靡所不至良由

陛下真誠有餘剛斷不足名為更化而實未嘗更化
始欲善治而終不可善治別劄言民生憔悴極矣散
內帑之儲省掖廷之費裁戚畹之橫恩濫賞嚴貂璫
之營繕應奉以裕民可乎又言今日之財不在官不
在民獨積于賦吏之家破數十賦吏之家可以活數
百萬之民矣 寧皇嘉納改國子博士請外出知興
化軍世吏所謂擊斷操功之術一不用專以教化拊
循為主時楮令初變愚民坐減落官吏坐奉行不度
獲罪者衆前守公此罷去告訐繁興公下令曰貿易
未受價者未為行用告者以騙論已受價則予者受

者俱坐罪如詔書於是無告楮者常平使者令民間各以產高下藏楮於家而委官撞點焉公曰民未孚也請為期既而屢寬其期及撞點又使吏戶摘語之民得以為備比去不刑一人楮價自增郡多名剝主僧例以貨取名曰實封寺偶闕僧乾沒其穀以佐經費名曰拘楮惟公與秘監葉公永不實封不拘楮而郡計沛然催科至寬縣令不識訶問細民不識追呼又取三縣夏稅一錢至六十錢戶全蠲之第三至第五等戶減半第一第二等戶減三之一寺院減五之一以樽節錢代輸它人蠲租者不過闕崎零為美觀

惟公於未催之前預為約束民被實惠待吏民以君子長者未嘗設機械兩造情偽一覽洞見書判典嚴切中隱伏然其未卒歸於忠厚悖理之事梗化之民或接手前公應之以靜勝之以定終無忿怒之意有挾勢懷私而來者見公容色辭氣莫不爽然自失而去郡人愛公如父母前後太守莫能及差知全州其治如莆下車甫兩月除提點廣西刑獄公事足疾力辭新命全人聞公當去皆嗟惜一日有峒徭數輩鰲老矣造廷云云公使譯其語曰好知州難得願公奏天子勿去公慰諭遣之改知袁州於是疾愈而袁人

將輅公矣公曰辭遠節得近塵可乎力請祠主營成
都府玉局觀滿再任改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
觀公素清約視榮利如糞土歷二郡生業不長尺寸
居室苟完無廣厦突兀之想田園僅足無牙籌筭
計之入宅前籬落略成門徑舍後花木粗分行列公
處之怡然萬鍾五鼎不能與易也朝廷每欲收用而
常患公不可致今上御極召赴行在再辭再不允
公又言臣進無補于事功退無預于世教直緣拙恙
歸隱山林衰悴之餘不任朝謁惟聖朝哀憐上知不
可奪除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訓辭曰爾端清

近俾來歸而抗章三四尚親醫藥其以延閣

爾恬養夫飭身謹行為郡廉平者朕眷眷如此彼苛

刻躁競之習亦可少愧矣明道祠滿 詔再

患足瘍時作時愈紹定二年二月疾動至秋九月氣

益少力益乏然終日默坐無惰容顧子孫滿堂因自

語疾棘屏粥藥者衆日整襟拱手神閑意定奄然而

沒九月三十日也年七十一積階至朝請大夫公登

高科著美譽而恬淡恥奔走韜晦無表暴故策名二

十餘年總為掌故學官去國幾二十年始復召雖急

卒不至故志業不盡見于世每謂人不可有勢不可

有名平生不喜為要官曰勢之所在不顧交聞人曰
名之所在其立意如此公學貫千載文章典麗條達
顧不肯以文名手藁皆焚棄惟廷試策與奏篇偶存
又有通鑑記纂若干卷凡前世大節目大議論悉著
于篇兼采司馬公范太史胡致堂諸家之評傳以已
意自奉至薄等無新衣庖無盛饌特喜施予族戚蒙
賴晚食祠祿歲取百千別貯之更五任得千緡置義
田百斛以贍貧宗公兄弟四人靖安海豐二令君先
歿公與容州使君秀髮眉黃髮道遙里巷時人以方
二疏公臨終家人問所欲言公曰無一事但恐戚吾

公耳娶宜人黃氏溫陵人通直郎輕之女幼孤隨母
夫人依兵部侍郎簡肅林公簡肅為人勁峭獨與
宜人語多合意甚奇之擇配得公尤相敬如賓宜人
識度高深達義趣蔬食素飾安於淡泊事舅姑至孝
傾橐奉小姑奩具無吝色先公二十年卒葬于清遠
里福勝山之原子男一人公遇迪功郎監潭州南嶽
廟次公選孫男四人曰觀曰同曰合曰新一女適承
議郎新通判潮州軍事劉克莊自宜人逝二子朝夕
侍公出入坐卧跣步不離側家廷講肄意有所合報
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遇始調寧化尉不

忍去其親自乞嶽祠孝謹恬退其家法然也二子將以是年十二月初八日奉公合葬歿謂克莊曰子盍論次先生遺事乎克莊亦哭曰丈人植立高望實重宜屬筆於能言者二子曰此先人意也克莊遂不敢辭初公年七十彌堅悍不衰自克莊悼亡公追念賢女始衰始病悲夫尚忍言之然二十年翁壻知公深者宜莫如我狀所述公出處去就言論風旨皆質之當世公論參以鄉閭聞見後之君子庶有攷焉謹狀

寶謨寺丞詩境方公

公諱信儒字孚若系出河南繇叔而下代有聞人淑

自固始遷莆田至金紫公延範六子皆貴顯而以監公仁岳之後最蕃公其八世孫也生有異質襁褓中能誦書九歲落筆屬文京西公守廬陵公猶卅角周丞相楊誠齋見而驚曰天才也旅郊思補將仕郎京西公服闋授番禺縣尉諸公爭致之幕下才望傾一府盜有劫海賈者公曰鼠子敢爾自拏舟往盜方聚沙上分鹵獲見尉至皆駭欲趨舟取械公先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上府不鞫一人秋滿改承務郎丁孀母葉碩人憂服闋知蕭山縣丞湖東帥錢公象祖提刑傅公伯成被旨措置慶元海道檄公往來區畫

悉有條理二公亟稱于朝差兼淮東隨軍轉運屬官未幾復還蕭山先是權臣首事既得泗州謂中原可長驅及諸將潰歸虜傾國大入淮漢騷動朝廷悔悟會虜亦厭兵駐軍濠州先遣韓元靚來和議有萌芽矣督帥樞密使丘公室一再令帳下壯士遺虜書最後陳璧君玉往皆至濠而返終莫得其要領近臣多薦公可專對有旨赴都堂稟議開禧三年正月三日也既至諭臣使事公曰多事之秋不敢以母老辭但開覈自我虜問首謀當何以對權臣爽然起謝借公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知樞密院叅謀官持督

帥知院張公巖書通問金國行省元帥府公馳至濠虜帥統石烈子仁在焉止客于獄兵環守絕其薪水官屬或洒涕公叱曰汝淚大辱國家虜畫五事要我公曰返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例稱藩割地臣子不忍言虜愠曰不望生還耶公曰某來時已置死生禍福於度外矣論辨甚久子仁不能難遂至汴見虜左丞相鄒元帥元顏崇浩虜以天獄二字榜傳舍曰此非濠州比公曰事須商確何至以威脅人崇浩使二省差龐趙者來持五事如初且以無故興師咎我公曰本朝不旋踵追悔所以斂兵約和虜曰

正為無兵可歛公曰豈無肥水八千之衆虜曰縛送
事既無例姑置是稱藩割地莫有故事否公曰惟靖
康嘗割三鎮紹興以東朝之故暫時屈已今日顧可
引用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時逆
曦以蜀附虜龐趙服公雄辨有張儀舌在西蜀唇亡
之誚公請面見丞相決大事崇浩者坐幄中陳兵見
公使人傳諭云五事不從旌旗南指樓船東下矣公
欲稍前白事崇浩曰事止此無可議者遽授報書期
公再來決和戰四月公至行在所 詔公通問宣勞
轉三秩 御札令侍從兩省臺諫條奏所以報曩者

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幣五萬如 紹興公再往龐
趙來迎虜聞曦誅氣頗索然猶執初詞公曰在本朝
諸臣已謂增幣為卑屈况名分地界哉虜問其故公
曰議者以曲直勝負較之皆云我本朝興兵在去年
四月若貽書誘曦去年三月也若雖得滁濠等州我
不得泗漣水乎若夸胥浦檣之勝我不有鳳凰山之
捷乎若謂我攻宿壽不下若圍廬和楚竟何得乎且
五事已從其三猶固執不見聽不過再交兵耳楊行
密尚能以數州之地自立况本朝輻員萬里江東將
相豈肯久下人者龐趙見公慷慨忠烈始微露其

情曰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地亦不必割歲幣外別致鴉軍錢可也公揣虜技止此力執不許密與龐趙約定數事如遣使草誓之類龐趙取公手記為信崇浩面授公書六月復命再轉三秩用王抃例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議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抃虜盡變前說易二者差領客龐趙不復來矣崇浩怒曰所畫事未從何遠以誓書使名來面責公不曲折建白且有誅戮禁錮語公不為動一日使甲士擁公至庭下荅狀公曰待行人如此耶崇浩遽謝公歸館二省差求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畫定事目公

曰正緣歲幣不可再增故以通謝錢代之今得此復求彼某有頭壁俱碎而已二人曰龐趙誤公公曰丞相誤龐趙又曰丞相欲留公等公曰辱命歸亦死不若死於此議不決會蜀乘取散關虜益疑講和非廟堂意且屢詰權臣無書公猶冀事成移私覲書帖若權臣遺崇浩者九月公還自劾待罪朝廷謂公失事體奪三秩臨江軍居佳公自春至秋三往返炎沙烈日僵屍滿野公仗節轉仄蟲蛆臭腐間儻從道斃相屬公神閑意定自若始受命入白太安人曰王事不可辭願勿以兇為憂虜內因韃韃雖毘勉出兵以與

我相持而力屈情見勢不能久所求皆拒不予直欲以口舌弭兵又每詰首謀意指權臣公但以鄧友龍輩為對虜恨公不少屈懼故其議壞於垂成而王公柝出使矣公雖貶官方奉使之日名滿天下時年才三十至臨江以詩酒自娛江湖士友慕公威名多裹糧從之游明年和議成與虜禮幣函送權臣首謀皆公昔持不可者王公既以功擢用奏記廟堂云方某辨析虜酋於疆場未易告語之時及柝往權臣誅矣事皆勉從矣方某當其難柝當其易每至軍前虜必問方某安在且謂暑行者三不委頓車上已可

伏矣公論所在故人亦不能捨詔公自便除通判肇慶府復奉議郎峒寇竊發經畧司檄公督捕雄詔而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令同廖提刑德明措置收捕就知韶州首封崇張曲江余襄公墓時江湖屬邑多燬于賊惟韶境晏然擒赤水峒賊首戮之又謀募鄉道檇巢穴布置已定朝廷用招降之說而止轉承議郎移知臨江軍以嘗謫居力辭知道州郡有不檢士十輩號十虎力能使監司逐太守公下車立竄首惡飾濂溪祠作太史閣與萊公樓對尋元次山遺跡表出之除提點廣西刑獄閱屬郡滯獄有踰百十年

不決者有一事株連數十家者公件畫條析以聞詔
下一日破械縱數百千人始楊公方按部以風力自
任疑南官例有賦發摘無虛日守令竄繫尤衆公攷
罪虛實多奏釋之單馬行部內訪民疾苦荒鎮惡縣
無亭驛處張幙野宿以為常足迹未及者惟海外四
郡耳轉朝奉郎除轉運判官紹熙間京西公實持漕
節定鹽法改客販為官販奏罷歲解鄂靖錢十一萬
緡廣民德之及公踐世職父老即永寧寺西廡祠
京西公文公詞伯俱有歌詠記述焉公深知鹽筴利
害操幹裁樽自出新智漕計沛然以其餘新學宮增

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三十六萬緡曰此皆
積壓日前官吏失陷之數蓋有身死家破子若孫拘
係未脫者喪伐國家元氣多矣吾捐此錢所以廣聖
恩承先志也遇僚屬有恩意歲舉先孤寒後貴要雖
小校裨將皆能得其歡心其有不幸者公必歸其喪
與孝馬弭節四年再攝帥閻威信行於一方除提點
湖北刑獄未行召赴行在奏事入對除大理丞於是
邊事復動除淮西轉運判官未行改淮東兼提刑兼
知真州始至盱州城曰是中惟官寺營廩庫廩耳民
旅皆居江下城誰與守請築翼城圖上不報嘗登

高覽望知城西北當風寒即北山置水馬繚以石隄
廣六里長二十里決之則西北可為海身率畚築旬
日置成設釀賞謀虜覈郡兵新旗幟金鼓增弩礮治
簡石渠答深濠塹高羊馬墻日不暇給然賓客觴咏
之樂亦不廢郡人先懲聞禧事多聚保沙上公携百
口奉太安人君官淮民復業日眾醴酒之利倍增減
官私屋賃直十之三徙瘞戰骨三十七窖于高阜軍
民感奮轉朝散郎虜入盱眙游騎出沒天長六合間
公乘小車慰拊令民勿清野師司移文報揚州已乘
陣公方就寢鼻息如雷通判求檄携家渡江公劾其

搖動衆心客曰公以死守是也如壽母何公曰吾母
雖憊殊有昔人伏劍之風制帥尚書李公珏趨揚州
督師公夜乘小舟掀舞巨浪會于皇天蕩中秉炬劇
談謂盱眙擁重兵閉壁不出揚楚堅坐自保彼深入
不足怪不言虜願兵用餘過城不攻掠野無獲方且
夕出剽民牛彘豈復昔日之虜哉誠得尺寸之柄號
召諸將願身為士卒先虜可以一戰而平也李公擊
節曰君言差彊人意將檄公督戰虜拔寨去矣山東
始內附公抗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奸雄不可以
弱勢填壓宜選有成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府山

東以主制客重馭輕磨以歲月剪荆棘為沃野化盜賊為耕農不特外包山東內固江北而兩河固在吾目中矣朝廷未皇也歸附人李全新立功公遺以金盃戰袍舟載麥麩酒壺饌具衆節制司疑公撓權公又論劾豪吏所規諫多止公正色荅曰彼以勢此以理吾買草履行矣既而譏慕交起詔別與州郡後省駁奏公徙家沙上以為民望遺饋山東是謂侵官降三秩免歸時公家固在城內未嘗徙也其後虜薄儀真守將洩水圍寇退城全翼城竟築山東河北建節制鎮撫大使皆如公言公先卜第城南至是奉母

居焉中堂作複閣扁以詩境鑿田為壽湖中象海石為山環植荷柳松菊間着茅亭木椽徜徉其間若與世相忘者差主管華州雲臺觀叙承議郎寶敍授朝奉郎祠滿改建康府崇禧觀公氣稟素強初得疾覺大熱以蜜拌梨橘漿盜飲之由是胃弱惡食或勸迎醫旁郡公曰吾貧至此豈復有人復資卧閣八旬神情不少衰病草賦詩數章手執如意顧小吏張武侯像屏間又輿入太安人卧內嗚咽問起居以嘉定壬午臘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四十六朝廷嗟惜轉朝奉大夫直寶謨閣致仕人知君相待公之厚而悲

公之不及見也安人葉氏丞相正簡公孫女賢淑有志操素羸治公後事哀瘠不能起後半月卒太安人林氏公生母也悼念兒婦並亡閱五月又卒二子左鉞迪功郎德慶府司法參軍左繩文林郎昌化軍司戶兼錄參軍孫一人在鉞等將以癸未十一月三日壬寅奉公及太安人安人之喪合葬于侯山公自號紫帽山人又曰好菴葬處蓋紫帽之第三峰而以好菴扁墓廬云公美姿容性疎豁豪爽幼及交辛稼軒陳同父諸賢安公丙素不識公一見握手如舊交晚開宣幕辟公參謀不就與李公璧吳公獵傅公伯

成尤善公才高事方橫潰衝決他人莫敢措手公談笑直前當之常慕王景畧劉穆之李文饒為人及擯不用袖手怡然無鬱鬱不平之意自改秩終其身不乞年勞服色淡手榮利如此人視公若磊落宏放而公內行極飭事母盡孝粥藥必親太安人苦風痺常自扶挾卧起默禱于天願減算十年益母壽事兄如事父疎姻遠族皆收卹貧不能喪葬嫁娶者傾橐助之素不喜治生視金帛如糞土出疆時派民環繞公以千萬金盡散賜與之尤好士所至從者如雲閉戶累年家無擔石而食客常滿門蒼頭廬兒多散之而

他僅存侍妾數人後亦辭去歲飢猶喜買書畫煮糜
施棺以惠流殍屬纊葉安人鬻冠珥乃克殮公有山
水癖少游羅浮一月忘歸既探禹穴觀黃河度桂嶺
浮沅湘登衡岳而涉洞庭彭蠡矣由淮東歸度暑廬
阜與黃寺丞幹李司直燔縱遊南北兩山毫墨淋漓
天下有山水處鏤刻殆徧道泉與真公德秀留公元
剛登九日山距城二十里而淙瀑泉千丈蜚落雲杪
公見之大喜曰此豈減鴈陽關先而千百年無人
知者即募壯夫平嶮道通絕巔築銀河觀下為王虹
亭曰吾老于此矣匹馬一童興至即往一月中大率

半宿瀑上公貫穿群書為文未嘗起草初若不入思
細視皆平夷妥帖無斧鑿痕嘗從山陰陸公游問詩
陸公為大書詩境二字龍泉葉公適新許可晚有文
星真莆中之句蓋為公發陳郎中孔頴見公近作曰
漸趨平淡矣平淡詩之極致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有
南海百咏南冠萃藁南棘拾藁曲江嘯咏九疑漫
編桂林丙三集擊缶編好卷游戲集皆板行出嶺后
詩文三卷壽湖藁一卷通問語錄三卷藏于家克莊
少時少親公晚受公薦公退居克莊亦奉祠日相從
於荒原斷澗之濱歸自嶺外公已危瘳尚攬衣起坐

相勞苦因泣下數行訣曰以後事累子及葬有日左
鉞請狀公之行克莊曰公門生故吏甚多宜擇所付
辭既不獲念公被選使虜先君為樞屬寔預其議淮
東事頃游江淮幕府目擊廣右事聞之桂州父老故
詳著之以俟後之君子焉謹狀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六

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七

行狀

龍學行隱傳公

公諱伯成字景初其先自大名徙鄆高伯祖獻簡公
再徙孟之濟原至忠肅公死節宣和中元離隔傅氏
流寓泉之晉江家焉公幼凝重不妄嬉笑方秦丞相
擅國太傅與客擁爐語及時事公忽指爐灰曰是非
嘗炎炎者耶客皆驚異年十二秦國疾革然臂祈哀
居喪摧毀齊國村而教之公發憤自厲與兄樞密同
卧起課書至夜半未休齊國常扣憲語之曰宿火于

某所有煨芋或餅餌在焉太傅守莆參政龔公茂良
年尚少太傅令諸子從游既而龔公仕于泉每訪公
兄弟蕭寺視其寢處憮然曰人不堪其憂及觀其文
則又欣然曰咄咄逼人矣尤為鄉先生寺丞黃公某
所稱隆興初元與樞密聯名擢第調福州連江尉試
中教官教授明州以年未壯不欲以師自居日與諸
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材魁多士登朝著居館閣者相
望也秩滿入都梁丞相謂公曰君盍為祭酒屬適某
拘鄉嫌聞史太師欲薦君此可以進擬矣公遜謝乞
教授內外宗學首以語孟中庸大學次以他經子史

立為次序俾士誦習其尤秀異者別創大雅齋居之
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閩清縣丁太傅憂服闋知
連江縣東湖聚九谿之水溉田餘二千頃歲久隄壞
公即下流南港伐石為新隄三百尺迄今蒙其利罷
海錯之饋禁官買之價以身為準寓公宗姓莫敢異
者連帥監司相繼上公治行有旨赴堂審尋令待院
轄闕於是名在公上者十餘人留丞相將越次出命
公固辭踰年始主管官告院建言遠方陳乞磨勛勩
為吏邀留中間歲月棄不可用被受少緩或妨奏薦
請以馬遞法計程書于告背俾為被受日月士大夫

便之至今除司農寺簿兩拜疏請 光宗過重華宮
 除將作監丞韓侂胄擠趙丞相去國呂祖儉以上書
 貶黨論漸起公諫 寧宗曰陛下踐祚之初忠讜者
 未獲狂妄者或譴小大之臣震惕恐懼臣願兼聽遠
 覽毋使下竊直諫之名上有罪言之謗又奏淳熙之
 未並任兩相引用人材各有向背至於今日彼此相
 攻不極不已夫天下之勢猶操舟平則行偏則側前
 日之勢有所偏今日之勢有所激激而已甚臣恐
 前日之舟偏于左而今日之舟又偏于右也前對一
 日折東諭公行進用矣冀於奏篇少婉其辭公曰此

言胡為至於我哉迨上前疏以親嫌改太府寺丞出
 知漳州治以律已愛民為本推朱文公遺意而遵行
 之始創惠民局以革機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為
 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郡人磨崖甘棠道傍以紀
 其惠工費一出於所却例卷知撫州未至除湖北提
 舉常平茶鹽事舊以義倉錢佐用度公曰此豈使者
 公帑邪一無所取梁興者故隸岳侯軍官至橫行選
 刺死無子鄂州以戶絕法沒入之公為立後以其貲
 分給諸女軍中感悅辰守慕容繪像韓侂胄姻援貪
 恣不法公將按治有洩其事者改成都路提點刑獄

公事華容饑公既易節猶發廩委寓士董君道隆函
往賑贍民免流徙憲治寓于嘉定地接蠻夷虛恨部
族在峨眉縣羊山大江之南並江省地尚多土丁耕
種時遭剽掠而控扼之寨乃在江北不能援一日土
丁追殺蠻之犯境者七人制司逮捕甚急公乃移書
曰是為蠻報仇也制司就以誣公于是相要害創寨
柵三所以護江南之耕者蠻不復為患雅州不以時
支軍士糧幾為變公攝漕事發本司錢撥鄰郡俸支
散且戮為首人然後劾其守臣因考見郡計匱乏之
因為請於朝焉召對言國家中興僅有天下之半而

養兵數十萬民力弊矣山東西將相所出之地皆非
我有人才不如昔也謂宜勤而撫之養而用之以備
緩急而牧養之吏聚斂于進貪黷營私者有以傷
陛下之民力議論之臣好惡不公是非不明者有以
壞陛下之人才臣願選擇良吏以培固根本擢用
端人以保全士類又言蜀自行錢引貫收頭錢三十
紹興初增至三十八今增至六十四矣莫若減損其
數或謂所贏二百萬贍軍之費出焉非可遽減臣嘗
會一界兌引二千三百餘萬實收頭錢一百五十三
萬銷折不至者又六七萬今若減半再歲一兌總所

歲折纔三十四萬若總計之臣能節浮費歲認若干
朝廷給度牒以補若干則當允之年引價必不至
於甚低矣上嘉納除工部郎時權臣將開邊語尚秘
密公輪對首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
外而望之舟若堅好歲月既久罅漏寔多苟安朝夕
猶懼覆敗乃欲徵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
行都大火延及相府同舍郎相率唁相君有以為偶
然者公正色曰天意如此官師相與規警之時也乃
以為偶然耶貪相色動詔求直言公陳三事一曰失
民心火災之餘商賈已困官市民物乃不與直前尹

曰姑俟有餘後尹曰非我所市版曹所當給者亦復
展轉歲月非禦人于國門而奪其貨者乎二曰隳軍
政方今諸將非由材進例以賄取臣在蜀道則聞關
外之軍以梧尉而幾變道建康則聞御前屯駐之兵
以梧尉而多死何以責士卒用命乎三曰啟邊釁分
命重臣大發錢粟人情洵洵臣固知朝廷無輕舉之
議然恐邀功者有包藏之心恃才者起迎合之意陛
下與大臣不察而遂聽之則天下岌岌乎殆矣於時
應詔者鮮從臣亦未有請對者公極言朝廷無骨鯁
之老班列習掄姪之俗一時從臣咸愧其言除右司

郎官初公受李文簡公燾之薦與其仲子參政壁游素厚李方直舍人院公謂李邊事至重外傳將出元振宣威江淮有諸李曰有之公曰用兵之法當審彼已內治不立何暇外圖君賴此謀非獨一身一家利害舍人宜深思所以為家國計者李感悟既而元振不果行兵議亦暫止一日貪相為僧緘訟牒求擬判公堂曰其不可蘇帥旦方承密旨公屢抑其私請貴近皆不悅除司農卿湖廣總領始至密院咨日具宣上旨以曹徐盜發虜境騷動令預為備襄鄂戒戎帥徃徃遣忠義人出境奪戰馬殺吏民公為廟堂言探

報未必皆然為天下者惟信與義大義苟未能伸莫若守信待時今兵財俱困而妄動以為疑敵其實憂之有刑餘董達者聚黨跳河為虜襲逐公抗言國家既未能滅虜不宜輕敗盟約盜由我境彼則有詞乞戒將帥毋生事繼與江陵帥侍郎劉公甲聯名論之不報復為長書反覆諫止而鄧友龍以搖動國是劾公罷矣後籍權臣家公書尚存權臣題異議二字於其首起家除浙東提點刑獄公事越多富貴賄交權要公犯法前帥嘗發一盞商之姦遽除邊郡公既攝帥不為動遂竟其獄時調兵戍邊所至剽剝餘姚

令至闔戶不敢出公部適至捕黥其倡亂者餘批驛券遣之自是往來帖然又鑣手投募幕府誤涅其手背其徒譁諫公呼官吏詰責叱吏下曰黥汝以謝諱者少止猶以誤涅為言公笑謂曰當改為方勝取勝之義皆欣然列拜于庭朝廷方憂海道命公與制閩協力備禦公條上便宜數事除直龍圖閣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先是團聚民兵以教海舟無巨細皆拘集戶然一燈以戒夜公曰此徒煩擾何益散民兵還保伍縱海舟之不及丈尺者罷然燈民情大悅諜告虜抽鄧州兵至賓州與高麗相犄角堂帖令遣間探

公言鄧州近襄陽賓州在黃龍府東北相去遼絕必虜揚此虛聲欲使襄陽弛備况高麗隔巨海萬里之外虛實難知但當謹固封守或言群臣有異圖公曰彼首興兵端兵敗方謀身不暇安有此同官有請繕壁壘寓公有乞統民兵當要害者公一鎮之以靜後果如所料嘉定改元召對一論前日失于戰今日失于和小使雖返邀求尚多陛下若不獲已悉從之矣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幣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為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惜日為戰守之備一論權臣之初畏人議已

意所欲為天下雖知其非而舉朝莫不以為是及其
久也是非顛倒而不自知竟以此敗臣願陛下與
二三大臣以前事為師以至公為心則是非明而利
害審矣三論本朝治效之盛曼絕前古非獨帝道
之隆亦有內助焉惟是彤史既廢罕有紀述乞命儒
學之臣于本傳之外博采文書所載先后懿美以為
后範上皆首肯除太府卿充殿試詳定官尋除權戶
部侍郎貪相貶曲江詔沒其貲有司併錄其行索公
聞之曰已甚矣請給還之版曹比較之法率用新錢
填舊欠歲額既紊殿最非實又經總制錢額有重輕

催有難易建越郵常負殿台秀常居最乞會諸郡實
發之額紐計分數增虧而行賞罰焉朝廷從之四川
總領所乞以金銀收回九十界錢引六百萬仍令起
赴封樁庫公言蜀自兵興財竭宜樁留以備緩急經
筵進故事引夏侯勝燕見宣帝乞用儒臣出入禁中
應對顧問初公自鄞召鄞人或來見曰諫坡之命將
出矣公曰昔聞之梁丞相臺諫若與廟堂異議則天
下事無一可為若使某居言路事求其是固不敢立
異倘欲如近世言官穿鼻之為者某有去爾冀其以
此語建廟堂而其人不要遠也除左諫議大夫公謂

諫官以拾遺補過為職今彈摘細碎官失其守莫此為甚首論更化暮年前弊皆在此猶大病方瘳所以致病之由不能盡去它症或生莫之能療矣又言禁中賜予聞或過差儉於身而侈于人與不儉一也願愛惜內帑以佐邊用史丞相彌遠初拜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倪尚書思方帥閩以為不當用乞貼麻御史劾倪公罷之公因對及其事上曰倪思過當者再公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勿以思為戒高似孫嘗獻侂冑九詩皆有錫字公論其有無君之心丁常任以嘗

諫用兵牽復公言常任始結魯覲後結蘇師旦前日之議非真知兵之不可用特受教于師旦耳李參政謫居撫州公言侂冑之誅壁與有力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譽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公之未為諫官也嘗言方史公謀韓若事不遂其家先破韓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叶和共濟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錢丞相象祖安危大事當以死爭小小差除何必乖異及拜大坡朝士有善公者來曰宜先擢左揆之客公荅以不敢章公良能為中司以二相不咸有所左右公不樂其如此益堅壁

或致右揆之意云旦夕除執政矣公嘆曰吾豈傾人
以為利且可以官職餌者哉遂力論朋黨之弊曰此
以此為善類孰肯甘于姦黨彼以彼為君子孰肯安
于小人今在朝之士與四方宣力之臣其進用固非
一轍臣願陛下公聽並觀不以某人所薦為賢某
人所引為不肖略所從于既往責實効于方來可也
又乞催修后範黃侍郎度出知福州上疏留之閩人
吳回坐與侂胄分盜壽慈宮寶物貶貲產入安邊所
俄有旨給還其孫俊卿公爭曰漢斤石顯寶并妻子
徒歸故鄉俊卿罪人之子孫不宜待禁中貲產宜勿復

給疏入改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以集英殿修撰知建
寧府邊民之流徙者軍伍之逃亡者賑恤區畫各得
其所錢楮中半之令既行復令以三七分支遣公曰
它費猶可如兵何乞以一色見鋸給諸軍又請綱運
全解會子至今行之蔡聘君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
陽公雪其寃於朝贈以初品官陞寶謨閣待制知鎮
江府全活飢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司欲移焦山
防江軍于圖山石牌公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
港居焦圖之中不若以兩寨之兵迭戍焉制司不能
奪圖山寨兵素與海道為地公廉知姓名會郡都試

捕而鞠之無一逸去者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提
刑劉公燾護客至郡密語公曰待制趙公希惲薦公
于東宮矣公叢在連江趙公為郡戶掾雅敬公既別
不相見者數十年至是莫知所以相薦者因慨然
曰吾平生出處有本末今老矣越明年當致其事何
以薦為哉請祠至再三進煥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
國宮嘉定四年也八年召赴行在再辭不獲行至蒲
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
萬壽宮十年告老不獲提舉鴻慶宮十二年復請老
進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今上御極陞直學

士落致仕予祠錫帶公因辭免力進昭明天常扶持
人極之說曰 陛下思大舜事親之心常若子不及
推帝堯睦族之仁益求其未盡天下將靡然從之豈
待加惠一二耄耄之臣而後知所勸哉疏累上最後
獨拜進職之命詔進一官允所請寶慶改元御筆傳
某揚簡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召赴行在令所在州
軍以禮津遣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
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哀聞評事胡
夢昱坐論事貶蹙然語所親曰慶元初呂祖儉之謫
吾為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吾而不言

誰當言者遂封上曰 陛下比詔內外大小之臣有
 所見聞極陳毋隱且命之曰言或過直毋悻後害臣
 欲條世務少裨萬一而耄及智昏莫知所言忽聞小
 臣有以上疏削籍投荒者詔墨方新遽返初意孰不
 驚駭夫論事而加之竄逐求言而繼以威怒傳播天
 下豈能人人知所言事但以謂應詔上封之故轉相
 告語箱口結舌臣恐 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
 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又廉恥
 道喪風俗益偷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
 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事未幾而斥

之明 某人言事未幾而又斥之甚則如上疏者
 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
 運祚短促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以至戚
 里諸貴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么
 麼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瘴
 癘 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垂之史冊有累聖
 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獨
 以受恩優異効其謦言不報累辭新命至二年六月
 除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公年雖高
 飲食起居皆無異獨耳聰差重耳每稱人之善不啻

如已出語及姦人誤國小人害君子詞色俱厲不少
假借聞朝廷行一善事則喜且悅寢食有咏或不如
意則憂憤默坐竟日連旦卒以此致疾屬纊索紙筆
自草遺表始述遭遇末陳時事畧曰在廷鮮骨鯁
之士持論乏忠厚之人雷霆多震驚之威雨露少沾
濡之澤殷勤惻怛之意未孚於中外安靜和平之福
未集於邦家遂使既週者雖佚而多憂苟容者貪榮
而競驚為此不已究將若何伏願 陛下深思王業
之至難不以天位而為樂獨觀萬化博謀羣臣上言
者明辨其是非獻計者先審其趨向退諛旌直進善

斥姦淑慝彰而人知勸懲上下孚而事無壅蔽必羣
心之聳動隨上意以作新興內治既修外虞可弭臣
形神久瘁藥石罔功將即夜臺猶慕尸諫草畢亟命
繕寫時答詔下盥櫛更衣將力疾祇拜因發免櫛遺
表既衣朝服覺頭眩不支就寢猶口授別親舊書藁
遂不起八月十二日也年八十四詔依前龍圖閣學
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傅氏自獻簡以
論諫顯忠肅以節義著太傅以高材稱公藁忠厚之
嫡傳備家庭之全美而又受學于朱文公常以君親
為重利祿為輕策名三十年始登朝列富貴在前未

嘗少貶以求合為都司總餉以沮邊議去為諫議又
以忤貴近去自嘉定辛未至寶慶丙戌杜門却掃者
十有五年晚被聘召正張禹孔光顧惜子孫不敢斥
言王氏之日也公方歷疏時宰樊政極論綱常倫紀
毅然以不貲之軀犯不測之禍欲以拯遷客炎荒之
厄非獨不為身計亦不為子孫計矣至於遺表詞氣
慷慨神明不亂豈非洪毅忠壯鞠躬盡力而死生禍
福之變皆不以入其心公有至性言及先夫人輒流
涕太傅贈官台司公捧告墓下號慟幾絕歲時薦享
如臨其上筋力既衰拜跪猶自力奏薦先從子後諸

孫族有零丁孤苦者皆收字而經紀之常謂世俗多
厚妻黨若父族之中知親睦者尚有一二至於母族
則不復顧矣故公於趙李二家恩意彌篤平生庶儉
歷官五紀始營數椽於祖居之右自為上梁文曰田
里交權尺地倍買隣之費子孫可守一椽皆賦祿之
餘人以為寶錄小圃植竹千箇雜以花卉扁曰竹隱
池可泛舟堂可讀書幅巾笻杖與隣典親舊徜徉其
間晏如也公博極羣書為文師外大父雲龕李公温
潤條鬯晚筆尤健有文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手記
朝家故實前輩事迹曰耄志若干卷藏于家所薦多

知名士朝廷或未拔擢有屢薦而不已者娶某國夫
 人某國夫人皆王氏禮部尚書大寶之女子男三人
 某某官次某故某官次某某官女二人知潯州王彥
 廣故通判紹興府連三益其婿也孫男六人某某孫
 女三人某官某官其婿也某年月日諸孤葬公于南
 安縣金鷄鄉崇順里蘇嶺之原門人陳宓已誌其壙
 某復撫其言之大者以告太史氏謹狀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七

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八

行狀

西山真文忠公

公諱德秀字希元浦城縣遷陽鎮人四歲受書立成
 誦入小學夜歸嘗真書枕旁燈膏所薰帳皆墨色羣
 免沐浴聚戲公并取其書卷兼熟之矣宮師堯吳夫
 人力貧躬織絁持家公得壹意於學弱冠再貢於鄉
 擢慶元己未乙科調南劍州判官孜孜職業不以高
 弟勝流自居中開禧乙丑博學宏詞科閩帥蕭尚書
 達羅致幕下陳相自強家盛暑訟人索儗金公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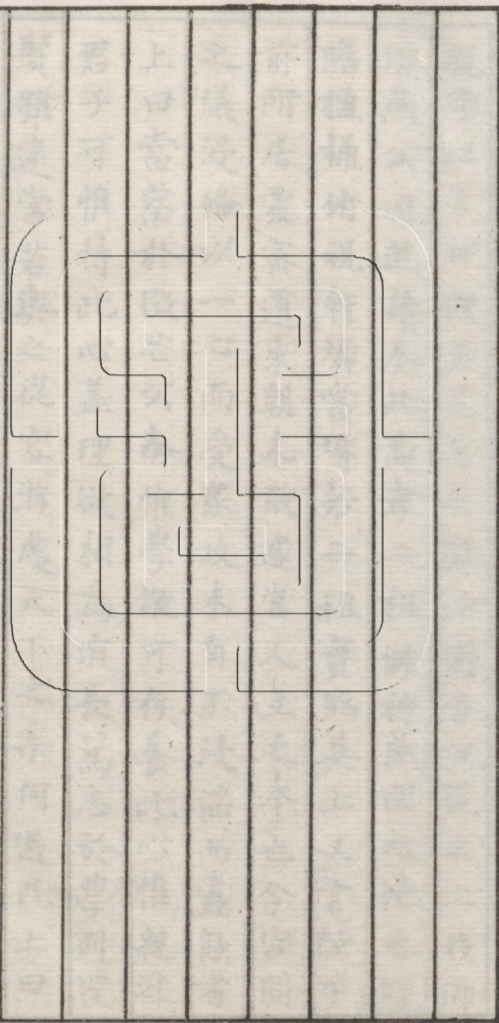
贖曰丞相方憂邊思職顧屑屑及此乎時金華李公誠之莆田陳公宓皆仕於福唐公與游甚懽踰歲以大學正召嘉定改元遷博士為禮部點檢試卷官樓公鑰倪公思方典舉獨異侍公樓公盡告以文獻之傳且許其致遠倪公為言立朝行己本末甚詳公終身佩服焉輪言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不可示人以易窺增弊函首虐將闕我久言慶元以來柄臣顯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利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清修自好為不清流弊之極至於北伐卒朝趨和而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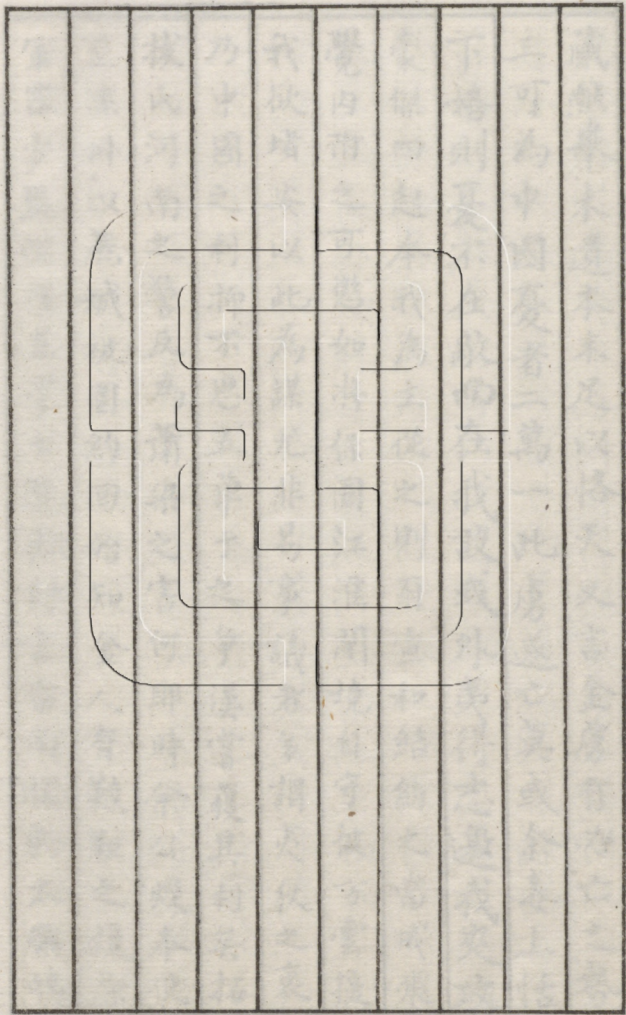
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上尚同之習召試學士院奏篇言古今之變非兵財之足慮而勢人心之可憂宜防近習用事社小人復進以維持因勢極准民流徙以係屬人心除秘書省正字為御試編排官兼玉牒檢討官遷校書郎輪對言暴風雷雨雹熒惑蝗蝻之異因條上四說漢初元延光間暴風翼奉以為左右邪臣史臣以為親讒曲直不分之驗今名雖好忠實則喜佞災異所緣而起也陰氣之精凝而為雹劉向以為陰脅陽孔季彥以為陰乘陽之應今二詔皆或從中出致異之原其或在是熒惑南方為禮為

視禮虧視失則哥見意者事幾未盡察邪正未盡知
 乎春秋威公五年螽漢光和元年蝗說者以為貪虐
 取民蔡邕以為貪苛所致意者賊吏尚多苞苴未戢
 乎兼沂王府教授每因誦說曲以正理兼學士院權
 直遷秘書郎輪對言近畿州縣水灾以類求之內
 而女謁近習外而夷狄盜賊陰威陽微之證更化未
 幾俊賢者艾引云相踵善良之士寢不自安寇敵未
 張不早撲滅及其披猖乃草薶而禽獮之世豈有斃
 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為之變者惟開公道室旁蹊
 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挫群盜方張

之銳又言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萬世猶一日者公
 議是也自昔雖甚無道之世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
 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佐曹用事能顛倒是非於
 一時終不免為世大僂何者公議天道也佐曹犯之
 則違天矣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佐之天
 助之遷著作佐郎始公登朝同進有相甚者每護公
 以諂時相獲驟遷公恬然無競其人後為時相所厭
 將除公言職使逐去之公力辭不就劉尚書燦聞而
 歎伏曰不過遲作從官十年尔兼禮部郎官輪對言星
 變修德行政者本也禳禳祈請者末也聞者內廷屢

藏鯨舉未遺本未足以恪天又言金虜有必亡之勢
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
下嬉則憂不在敵而在我設或外夷得志邀我夾攻
豪傑四起奉我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
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
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議者多謂夷狄之衰
乃中國之利抑不思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
拔氏河南之警反為蕭梁之害何耶時余公燦奉使
至深州以燕城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除
軍器少監陞擢直學士院翰對言雷雨損動太廟鳩





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忘矣辭內制者四從之上移御
清燕公因進讀奏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閑之地也仰
瞻楹桶俯視軒墀當墀若二祖寶臨其上又言陛下
前所居處寮適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本也今宮閣
之儀浸脩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
上曰當察於微芒公奏惟學敬可存養此心惟親近
君子可惟持此心蓋理欲相為消長篤志於學則聖
賢雖遠常若與之從容存慶天下之樂何過此上曰
朕在宮中無他嗜好止是觀書又奏古者居喪不處
於內宜防微謹獨見先帝於羨墻向者日侍慈時

今其見有時宜益隆孝養又奏先帝視朝常在卯辰之間臣侍螭陛二年實所親見陛下視朝差晚上皆嘉納續寶訓睦親門至涪陵公延羨卒俱陳其所以然因奏

太宗於秦王矜憐憫惻典盡其至陛下所當法又誦太宗聖訓曰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以廷美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觀此則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上領之寧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公爭於朝曰自漢文短喪至我朝阜陵獨宸斷哀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而下蓋未

之有惜當時輔臣礼官不能定臣下執喪之礼此千載無窮之憾也迨詔熙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郡臣於易月之後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朔望時節朝臨奉慰皆衰服行事大祥始除有詔從之侂冑務反慶元初政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以會要諸書考之群臣禫除從吉舊制後易以升祔紹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者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冑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也可乎哉先帝臨御三十年恩同天地臣子號慟泣血未足洩

哀帶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鞞不以大綉此
於群臣何所損朝儀何所妨即詔行在職事官俟大
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公既覲言上虚心開納時相
以其負人望有主眷屢誘怵以禍福使附己公不為
動乃與其黨謀逐公給舍王暨盛章繳馭濟邸贈典
且請追議其罪公始杜門求殿中侍御史莫澤去疏
語稍見侵自請絀責章三上不允竟以澤疏除煥章
閣侍制提舉玉隆宮辭不允以諫議大夫朱端常疏
落職罷詞監察御史梁成疏諫三官先是右大正言
李知孝論公首倡邪說以其章鏐榜播告天下迨成

大請加竄責上曰仲尼不為己甚時相雖怒不惻公
竟獲里居上保全之初從臣惟魏公了翁庶僚惟洪
考功啓夔胡評事夢昱與公議論同時略相折簡言
路曰禮待強辨不已洪魏和之胡尤無狀故論列交
上胡貶象臺公與洪公皆逐而魏公亦有靖州之行
矣公歸脩西山讀書記以六經語孟之言為主首揚
諸子附焉諸老先生為解經而發者附本經之注甲
記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
乙記曰人君為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一十有二卷
丙記曰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其書惟兵政

一問先成丁記曰出處語默之道辭受取舍之宜凡二卷公自退居究心此書博覽精思手抄日數千言叢藁如山謂門人曰人君為治一門告君之書也以范唐鑑為法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他日得達乙覽无無恨矣又曰吾兵政一門古無此書天下方多事所以汲汲緝成之又取周程以來諸老先生之書文摘其闕于大體功于日用者彙次成編名諸老先生集略凡七十有八卷又以後世文辭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集錄春秋內外傳止唐元和長慶之文以明義礼功世用為主否則辭雖多亦不錄其目

有曰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名文章正宗凡二十餘卷盜起汀郡勢蔓延數郡公雖閑居為倉漕二使者言陳倉部韓有文武材必辨此賊二使者言於朝其後蕩平閩寇本公謀起陳公之力也紹定辛卯慶壽恩復寶謨閣侍制玉隆祠明年除徽猷閣侍制知泉州再辭不允迎者塞洛陽橋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公曉士民曰太守去此十四五年矣雖泉山一草一木亦時入思再叨郡寄衰病不能出念泉人相愛之深區勉此來欲為此邦興利除害復還樂土之舊而已謂官僚曰某前帥長

沙嘗以廉慎公勤勉同官今所當勉無出於此令屬邑各以崇風教清獄刑平賦稅禁苛擾四條揭之坐右海寇犯境遣右翼軍將官其旺破走之先是諸邑二稅或預借至六七年永春德化一邑又燬於寇公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遂亦立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公謂民困如此株之當如解倒懸吾寧以一身代其苦不以此為悔也僚屬又鮮能任事無大小必躬親之每據按決訟自卯至甲未已或勸喬養精神以當大任公謂郡計凋弊無力惠此民僅有政平訟理二事可勉苟又不加意即為

不治之州矣建交初置南外宗正司宗子僅三百餘人令漕司與本州均任其責朝廷歲給祠牒五十助焉乾道間又益三十焉後屬籍曰增漕司止按舊餘不復問祠牒亦不復給紹定末宗子至二千三百餘人每歲錢米本州自倫十四萬餘緡而一司官屬與宗學養士尚不與焉公奏郡不可為笑雖有材健之守智力無所施不遇預借重催或抑都保代輸或佑籍無罪泉民憔悴為日已久惟朝廷哀憐詔歲給祠牒六十會故相死上始親政除頭謨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明日詔歲賜泉州祠牒增四十

馬七宮宗子為佛事以祝聖壽公喜曰溫陵庶幾可為矣以端平初元正月赴鎮戎屬部無濫刑橫歛毋狗私黷貸毋通關節仕胥吏州倉受輸解斛取糜費錢三百公減去六之五罷市令司毋以官得價市物革閩縣里正督賦之害建福興泉四郡貴糧乞回糶百萬倉米十五萬賑糶不俟報先發福州常平米均糶下三州劔州常平米糶建民未及州飢食已沛然及上可其奏運吳粟補之海偷比歲從橫島嶼之民稟不自保公預於險要增兵紅給糧械勵隅總厥後黔首相踵擒殄襄間方與韃將攻滅蔡城遣吏奉露

於統制中選差州鈐將

則取諸統領以下之知

兵者五通廣益於贛南安以弭汀贛鹽予之害屬莆未上以吳夫人憂去官明年斬黃尖守陞武昌縣為壽昌軍其後盜起南安廷蔓又三道竭國力討

之數載始平人乃伏公先見公嘗言所歷諸鎮惟江西惠利未有火及吾民若有遺恨蓋開府僅數月云公性篤孝吳夫人嘗疾病祈天而愈醮謝之有曰願損臣算以延母齡爐熏之燼未銷囊藥之功已應

其除泉守也告詞以蔡忠惠公襄便親為比公至郡刻蔡公上壽儀千五歲時率家人奉觴為壽如其儀

州民有母壽百者為立壽母坊及執喪毀瘠柴立得妾
盡遣去結事左右惟老兵蒼頭飯量舊無算自此終
身飯不過濡口服闋除寶謨閣待制知渾州湖南安
撫使再辭不允辭次對又不允赴鎮詔賜金帶以廉
仁公勤四勵其僚以周元公胡文定公父子朱張二
先生學術源流勉其士長沙自南渡初民自醞酒
而稅於官其法簡便至劉公珙討彬寇增親兵始量
從官賣稍分醞戶之利卒帥棄疾劍飛虎一軍博求
利源奏改為權酤結事中芮公輝持不可而寢至趙
帥善恭又權焉曹公彥約修復舊法至安樞密丙又

權焉公奏自彥約行税法每歲淨息率不下八萬餘
緡視昔之權無大相過而不和糴不抑配不搜補薪
水之勞費官吏之給皆十去其而一定之息踵門
而至何憚不為詔可其奏潭人歡呼舊例秋苗斛面
外有所謂捧撮米者日增月益前帥定增為一斗既
增而捧撮如此每三捧取七升公併革去之朝廷歲
降度牒和糴州配之縣縣配之民率三四戶受一牒
昂其價以市米每斛比市直僅四之三公乞免降度
牒不許則遣人貨於都城而自任其折閱所糴纔十
一會米貴適上以米補其數明年奏請罷糴歲

春夏郡民艱食公之力振澹既而曰此淺惠其郡
有折梗錢本正苗也後折錢佐郡周闕米則輸本色
合正耗五萬餘石公則貯之名惠民倉歲歲出糶做
張公詠成都之法什伍其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罪數
券任糶保受同之因養寓教魏公了翁託焉又以博
節錢易穀於總所謂得八萬石並以他穀為九萬伍
千石散于十二縣置社倉百所其斂散息耗之法一
依朱文公所立條約且上其事朝廷皆從之著為令
又創慈幼倉立兩義所教諸軍習射日再按試前帥
以官錢付親兵回易又撥東西兩莊令軍中自佃公

捐其租息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者娶者給
散有差定王臺據一郡最高處向時元夕師漕張飲
其上諸營家給一燈竿抄燦若萬里數夕乃至公榜
罷之置贍軍典庫知壽昌軍朱囊建詣飛虎軍永成
壽昌且欲并致其家口公力爭之朝廷不能奪江革
縣賊蘇師軍去州十里殺人巢穴按賀州公檄廣西
共討平之武岡守司馬遵不得軍情卒蔣宗籌倡亂
公刻去遵使判葉莫攝郡事授以方畧亂卒伏誅令
上登極召起行在未至除中書舍人兼傳讀改禮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國史實錄院修撰辭免不允

以寶慶初元止旦發過家乞郡不允給告一月六月
辛丑入對上迎勞曰久聞卿名公奏三劄一脩于道
正家道立君道略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
莫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
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后之變興唐廢三
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正或
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
幸處天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
之變非濟邠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
狀灼然本末願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論封秦

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下啟其迫蹙曩者以訛言
籍籍有譏訶之令焉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
殺僇焉都城之民操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
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政事之才富於輕術難嘗以耆艾張傅伯成楊簡以
儒褒崇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
異數未聞聘召至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
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
於言地又奏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
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愈八十縱使台

之不至必能因囊封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拊字不
間切憤日甚上曰如何一廉者又問何以是之奏此
朝廷用舍黜陟之示人以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
以遠守趙箴夫對御筆權箴夫直秘閣與監司差遣
公手創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揚長孺帥閩皆有廉
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詢始公道猶未
聞濟之即計以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
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
聞其言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問所欲言又遣所
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公但唯唯泊入國門都人聚

即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
與繼絕在陛下耳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公奏
陛下友受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
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虛象則陛下之不及舜
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
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上曰是亦一時倉猝公奏
此已往之咎臣所以言者欲陛下益進德脩業以掩
前失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
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
決以大事不可經也

慶歷簡求西師必取當

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志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川之獄未有發于聞槐棘之間者又如淮濁二閭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於外以苞苴任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下之恠果欲息天下謗之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此收人心之三事也

吻而避朝損膳僅舉故事然猶歷旬浹而後行逋信宿而遽已以此動人猶且不可况於天乎除起居舍人戚畹封王禹公適當制廟堂諭意令及去凶之事公不從而以建儲為中宮功故均慶后族且有亶為異渥賈掩前聞之語既告廷復草奏曰漢世賢戚無出樊沓陰與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亦曰富貴有極人當知止二人之言外族所當監也許侍郎奕時兼瑣闥遂援賈掩前聞一語以為詞臣之筆如此是本朝前此所無也許公竟以此去戚畹以公名重屢對客願一識面公正色拒之直前奏事

言自頃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
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人之常情易喻
難勉彼見數人者非能大有矯拂已皆不容故寧默
默以自全不肯諂諛以賈禍侍從之臣未聞有以已
見求對者集議則閣筆相視不措一詞暗嘿如此豈
國之福又言陛下延納羣臣有禮然咨詢罕聞玉音
記注所書寂寥蕪幾臣願祈朝賜對時出聖訓又言
古者大事謀及庶人而楮幣益鈔更張獨決於廟謨
又言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絪明主所
當法也當時宰臣裴洵尤獎盡言拾遺獨狐郁等因

迂致譏洵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
復大慙大臣所當法也又言新楮初行雖有違令估
籍之文然當籍者必聞于朝臣俟報可毋得專行今
州縣奉行過當有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有虧
陌四錢而沒八百萬之資至於科富室之錢拘盜商
之舟呂產高下配民藏楮皆出於朝廷約束之外臣
聞人也所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閩中之新令也
夫產滿千錢田僅百畝安有餘貲可呂市券往往鬻
田宅以應令凡若此類宜悉罷蕪太常少卿直前奏
事言北虜垂亡此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必

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為心劉向有言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臣謂不然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眾而戒未必不安今歲以來二月飛雪六月積陰地震水涌妖星隕流而况重以震霆之異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下詔求言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雪之警甚於孟春而求言之詔未頒宜思所以通下情名和氣者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五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財勝德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竊慮或者患國勢

未強而欲振以刑威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請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之謬言守閔闕之家法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唐制非叛逆不籍其家今閭巷細民小有誣誤輒沒其貲羣情囂囂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而斃強者至情割刃守臣以自快宜思所以收人心解天意者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安富卹貧王者之政而郡縣往往疾視富民方破壞不盡不止有餘之家窘於科劔推於告訐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賒貸路窮貧民益困願

需然下詔戒飭有司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 藝祖
立奏崇之法以草藩侯之專殺范祖禹謂國家以仁
繼仁哀矜於民率用中興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陸
下仁恕同符祖宗臣所欲將順者三一自今非重辟
毋輕下大理二寺官宜參用儒者三酌情處斷所以
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
平世所可行宜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此祈天永命
之五事也追命居住貶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
輕用比緣官吏玩令間或舉行舉刺之官或乘審謹
接劾來上未盡至公願詔有司傳參物論滌滌其可

貸者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又言蜀居上流為東南
之首宜預蓄人材以備緩急時相當國既久言路偏置
私人者舊盡去都司胡薛之徒始用事鈔法褚令
既行告訐繁興吏民坐新書抵罪者衆公首上是奏
直聲動野立螭數月數犯顏造膝天下想聞其風采
故老袁公燮柴公中行及庶僚之敢言者數人稍稍
和之時相始不樂都司又切齒然籍沒之產以漸給
還士大夫停廢遷徙者亦稍稍復公發之也時相
患公與左史李公惠數論事於是二公俱出疆公為
金國賀登位使徒臣中有以公親老番行者不聽至

盱眙番而月凡兩淮山川險易士卒勇怯守將賢否邊
民疾苦皆覽觀諏詢識之于冊慨然有為國經理之
志嘗謂苟得自見平地可使為至險曠土可使為良
田弱卒可使為精兵惜不及用也虜移文止賀使還
朝入對言邊土有深可慮者三亟當為者二欲移沿
江列屯於兩淮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繕城池樓櫓
文修戍田之政又言金鞬相持戰鬪離合不知其幾
而吾俱困聞知宜飭邊臣捐金募閒時朝論方事苟
安謂公張望乞補外不允直前奏時事言女真徒示
我憂方深自立之策無出於用忠賢修政事屆群策

收衆心而已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意見小異已
成枘鑿議論小微日以譁張夫平居工文墨使刀筆
文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拆姦萌立談斷大事
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辯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為心
合天下正人以自助南渡駐蹕何異越棲會稽而秦
檜乃以議和粉飾太平士大夫券於錢塘湖山歌舞
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為上通
於天而不可贖也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宜罷不急
之營繕略常程之細務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
可尋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群臣雜議熙寧議地界建

矣議防秋或訪舊弼或令侍從臺諫各上利害今虜
徙而南宣詔有位皆得盡言然後博采眾長按為定
論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宜選循吏革虐政以收百姓
之心拔用荆淮嘗立功之人收以收豪傑之心已募
復散之卒擇其健者分配戎行以收忠義之心蠲科
調以收邊圉之心推恩信以收中原遺黎之心所謂
自立之本也昔李綱建議欲保江南常葺理淮襄為
家計孔明駐漢中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
御願於近臣中擇二人於荆淮建立幕府如吳蜀任
二臣故事所謂自立之具也又言虜必邀歲幣臣竊

以為不可與上曰不當與未幾對境果來索從臣劉
燾李班皆主不與上曰真某之論亦然時相方以爵
祿籠天下士至有聲望舊人折節營進反為所薄公
慨然謂劉公燾曰吾徒須須汲汲引去使廟堂知世
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立請郡時相曰禁涂在通胡
為去也公荅曰老親生長田間但知太守之樂不知
從官之榮除秘閣脩撰汴東轉運副使時山東亂離
朝廷猶與女真通娉而士大夫多言五福在吳公朝
辭論國恥不可忘郡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特導
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金陵早蝗守適臥

病公乞蠲閭二稅大講荒政約常平使者李公通傳
共議李公至自池陽合詞乞分所部九竒委三司公
自領太平廣德李公宣池徽兼提刑令憲南康饒信
而建康以屬帥會留守殲總餉擾事公力從吏之于
是建康奉行如列城分晝既定通選一路僚屬籍人
戶為五等甲乙出米丙自食丁糶而戊濟之朝庭捐
米數十萬石守今以使者切於為民躬履阡陌家至
戶到父老歎息以為劉樞密荒政之後所未見也公
素與李公志同道合謂樞密可與為善雖南康三郡
區畫精密不逮然所及亦不少惟金陵甫講行新留

守至竟不發粟而總餉自賑城中戶口焉時廣德旱
最甚公再至其郡請以撥到百萬倉米萬石棊一郡
之民且易糶為濟未報公與守臣魏峴議以便宜發
廩委教官林庠賑給而別疏待罪竣事而還百姓數
千人送公指道傍叢塚泣謝曰此皆嘉定辛未年餓
死者微公我輩相隨入此矣黃池民旅訟鎮官吏彌
遠倚勢不法公令尋醫而去當涂郡更創大斛廢司
農斛斗不用公索而毀之新徽守林琰為臺諫無廉
聲公寧國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公兩劾之忠恕罷
代以陳廣壽公言宣民遭前守之虐自李道傳承擾

方有生意今忠恕甫去廣壽來所謂逐虎逢狼也廣壽之命遂寢公雖不容於朝猶以忠實惻惻為時相所重雖積忤未至疏斥惟都司數人目為迂儒試以事必敗及至江東益有民譽小人無所售其喙遂有早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大擾之語時相不能無惑自此申請遂落落矣魏峴始與公共發廩俄為都司所嗾劾罷林庠以撼公公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官觀庠幹官都司怒無所洩從省中奉罷徽守唐阜民以撼李公道傳而李召還矣江東二年凡下車例冊及臺閫戎司之餽以至太夫人誕日諸司所奉

禮皆不入私橐專儲之呂助賑施公雖在外援歐陽公修自禁材出漕河北上疏論兵故事附奏言女真叛遠在政和之四年其緘遠也在宣政之七年今天下之勢無以異於政宣之時臣嘗論政宣致禍其失有十京黼蠱上心一也貫保壞軍政二也簡忽天變三也以言為諱論冰災者貶謫諫花石者屏斥四也老成鴻碩不以姦黨廢則以邪傍斥五也臺省館殿非奴事奄尹即翼附權臣之六也邊臣撩覆寇至不知七也改鹽鈔渺法科夫鈔八也闕腐董師九也狗女真之欲召侮取輕十也陛下憂勤恭儉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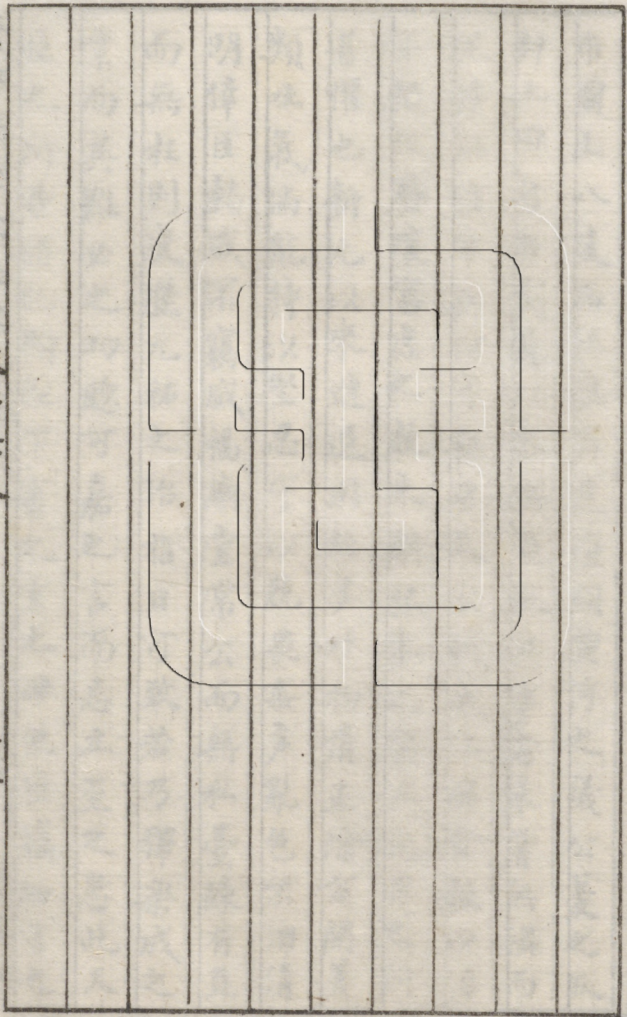
愧仁祖之風而群臣盤樂怠
有宣政之習臣恐
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又三教
未謀國者不惟長筭
遂有三誤虜既播越猶使吾宋臣子拜犬羊於祖宗
殿廷之下一也歲幣不遣是矣然不正其詞而諉曰
漕渠乾涸一也上流制閘榜拒流民來者勦殺西川
總戎戕程彥暉一家於黑谷山三也積此三談而吾
國之威靈氣餒索然矣誤於前者不可悔應於後
者猶可為願朝廷無再誤而已昔孫氏典午氏皆能
以江表自立國家帶甲者萬江漢為池豈下吳晉而
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矣委靡怠惰者多一聞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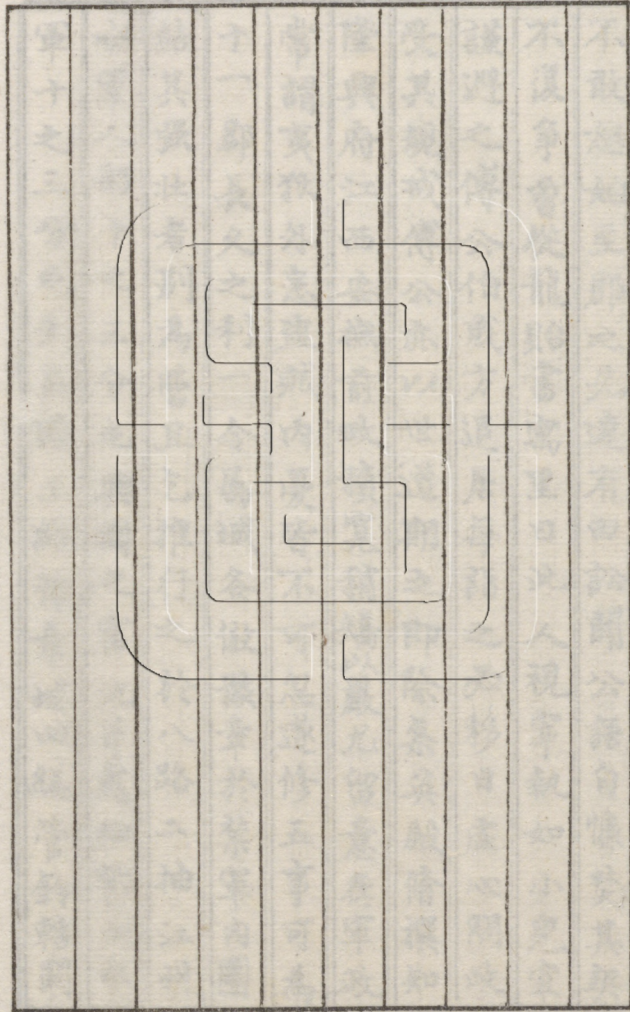
白囊至相顧失色所為少定則又恬然矣國家平時尊寵
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
臣之所大懼也時議以西掖召還都司尤忌公者密
洩其語以相鉤致公曰某雖不肯決不由匪人以進
乃至此奏除右文殿脩撰知泉州郡以番舶為命然
商人畏重征苦官吏和買至者絕少公鑄稅額戒官
吏毋得買一物雖諸臺委俸屬市物必申州始得奉
行是年舶至者十有八明年二十有四又明年三十
有六征税之入遂及 照舊額秋苗令民執槩兩造
示姓名使自詣然惟王公十明與公能行之海賊主

子清趙卽以十八艘橫 侵劫晉江懸圍頭灣距
州僅百餘里公調左 軍捕逐撥發官王大壽力戰
無援與隊將秦淮等六人死之公為文以祭且請贈
與于朝出宿中和堂討賊彌厲或言沒沿江諸港澳
民兵可用而同安管下烈嶼其尤也公議選官勸諭
寓客實謨僱公用自請行得民兵四百舟三十二無
官軍犄角併授之簿俟處厚曰官民一體有功並論
逆賊至漳浦境內剿淘洋敗之獲大舟四賊首六趙
卽者在焉子清逸去誅群賊于教場設王大壽位今
其子剖心以祭礫者三人誅死者二十餘人督從者

破械縱去趙卽自稱直徽猷閣子游孫希卻也樊於
獄子清尋為台州杜門巡檢所擒詔以獲賊功增一秩公
委僚屬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創修沿海諸砦增屯諸
砦水軍復教定巡邏地分後皆可行左翼軍受守臣
節制公所請也時相生日四方爭 獻珍異公大書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十二字以餉且將以
書曰丞相勤身輔政而中外之心未孚屈已受言而士
大夫之情猶能以自竭願因某之言考武侯之為勉
其未至則功業日盛福祿日臻不報泉多大家或席
貴勢患苦問里公嚴絕其僕而雅責其主皆媿之而

不敢怒始至郡之先達有田訟聞公語自嫌焚其契
不復爭曾從龍貽書寓里曰此人視宰執如小兒宜
謹避之傅公伯成方退居每語之必移日虛心問政
受其規戒傅公亦以世道期之即除集英殿脩撰知
隆興府江西安撫前政積寃稍矯以嚴尤留意在軍政
常謂夷狄外患盜賊內憂皆不可忽遂修五事可為
十一郡長久之利一令屬城各倣豫章於禁軍內團
結其強壯者別為營且乞推行之於八路二抽江州
水軍人船十之三分屯武昌縣三繕豫章城四總管鈴轄關
軍十之三分屯武昌縣三繕豫章城四總管鈴轄關





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潼關黃河之議公憂之取
封上曰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而
况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
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臣之所
甚懼也新元以來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涂方開善
類吐氣倘能持以堅忍守以兢畏姦声亂色不汨清
明倖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常公而無私臺諫有直
而無枉則慶歷元祐之治指日可致若乃釋樂成之
業而莫難必之功聰可嘉之言而忌立至之患此又
臣之所甚惜也願陛下審之重之母使臣竊知言之

名四月除權戶部尚書與廟堂書曰此一二者事官
之除識者以為四十年來所有然正直之士未無
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
平之忿則剛勁不軟熟忤旨不如承順其意將有時
而移矣可惧哉昔趙中令有顯權之毀韓忠獻有跋
扈之劾文潞有交結之謗三相勲德巍然曾不以是
而少損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今天下孰不
知丞相用心其何嘗議之時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
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又何傷焉時諸賢
已盡收召公尚晋外服上見羣臣屢問公安否而廟

堂寄声尤密公謝曰前仰半年而去郡計已費支吾
若某又忽忽而去此州益瘡痍矣士大夫行志無分
中外願假歲月得展盡力辭不允丞相復書日聞
公素發私誓濟物願亟就道以副中外之望六月發
三山邦人競為綵旗以送自醮門至舟次彌望數里
不絕公歷一節四麾治以教化為先闢貢闈增學舍
江東祠范忠宣公長沙新賈傅廟晋黜王祠温陵祠
朱文公及林公橫蘇公緘于學而絀其不當祠者三
山迎聘者儒月臨講席所至必搜訪人物天下士鮮
不及門其所薦拔後為名公卿者不可勝數再辭新

命不允九月乙酉入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閻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濟于洛陽退守泗洲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公主政是上天監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及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戈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是害敬具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聰因民視聰民心之尚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未貨

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寔賄道而賄進者尚有懲賊吏而賊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驗然且戒郡邑括刻停邊關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而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連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違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理治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為迂濶塞下之備朽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絕

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收斂靠實為主又言曰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實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向治惟郡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為戒每奏上必稱善公言士大夫狃於舊習上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公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公異謝又恢復名義甚正但

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非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別疏進大學衍義曰近世大儒朱熹所為章句或問論矣臣不佞思所以羽翼是書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

此所

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人情者致知格物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

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戒屬者齊家之要也
每降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
諸儒有發明之論者錄其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輒
因召對以獻因奏權臣之時數固成習講延官亦然
臣記一日講官講易為輒妄言臣深不平欲闢之又
恐紛更爭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必與
之辨上愕然公奏陛下須致知格物做工夫於當下
義理無不通曉則奸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是時便
欲纂集是書上裨聖學緣去國不果閑居八年方克
成書上喜甚曰此書便可進入行義即乙記中人君

為治一門以唐鑑為法者上又問福建鹽法公奏此
致寇之本也福鹽溯流至劔即又自邵溯流至汀既
雜且貴所以汀人每私販廣鹽以其自潮海來者頗
近且潔白而廉故也賤者千百為郡皆挾兵械官不
能禁名曰鹽寶與于盜無異臣叨闕帥深欲更張緣
事屬漕司方與漕臣袁甫商榷而臣與甫皆召還遂
不及為公自三山過醮于仙遊山青詞家云既不敢
矯激而近名亦不敢低徊而徇利惟厚集精誠庶幾
於感悟而密陳忠益冀見之施行奏篇既出或疑其
激烈不及前時公笑曰吾老矣豈更效後生求声名

真須純意國事期於有濟耳然至于啟沃經帷彌縫廟論則外廷固有不及知者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再辭不允韞人遣王檝來通問公言不可恃此緩於脩備十月乙亥進讀大學章句從公請也上曰自此望卿啓迪毋或有隱且問韞使未聞外議頗紛紛公奏兵使在其間支今或卻卻絕或欲拘留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遂和之意却不可信已卯進讀知至而後意誠章公奏非侍知至方誠其意大學必以知為首者了然見天下之理此為善此為惡此為正此為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發願陞

下自今對儒臣論經史與大臣議政事若省閱章奏之際聖意有所未安不妨反覆論難考究須見得義理分時可否利害明白方是格物方能致知上悅曰卿所進衍義便就今日進讀公念進本已入禁中而經延無別本即以未辨為對俄有內使捧進本第一第二帙而前上曰已在此矣公再拜謝時以此司馬公自讀通鑑云既展卷讀畢上問楮價日低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公奏物少則貴多則賤少減印造可也恐有以嚴刑峻法為言者切不可用上欣然聽納王檝言其國欲和公謂和之一字易於溺人遠則宣

和近則金虜皆殷鑒也。檄離穹廬已久，所得鞬酋之語在吾國，未進兵之前，我進兵在彼，豈復更守前說。自古未有受人之兵而不報者。檄與劉溥、鄒伸諸人之語，不無湟合。惟其間有云：鞬相移刺楚材，曾上平南之策，與王檄議不合。又云：李寔獻策，鞬酋勸其先謀犯蜀，順流下窺江南。凡此却以寔語願朝廷於其語之涉虛者，勿遽輕信於其語之近寔者，深念而亟圖之時，邊臣尚欲深入。公言是以前日之敗為未足而又求敗也。又欲羈縻泗宿，連海、毫、蔡、息、唐、鄧諸郡。公言新復之疆如的，然可守，尚恐虜由他道擣吾腹。

心雖能塊守，數城無裨於救。况未必可守乎。又言淮西退師喪失最多，蒙蔽不言，宜早覈實填補。甲申進讀明德新義二條，因及顧諟二字。古注謂常自在之。朱熹深取其說。陛下若天無知時，不鑒觀人君雖欲一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又言陛下初懲賊吏，戒苞苴，一時悚動，未幾又復玩愒，未能作新。士大夫何以新民。韃使久，晉公進吳越故事以諷略曰：言辭之甘，藏鋒於鉛蜜也。札貌之掣，設机於康莊也。斂兵遠去，鷙鳥將擊之形，委地不爭，芳餌致魚之術也。上曰：此說極是。十一月癸卯進讀格物致知章言。

前日輕舉止見得理之一偏此物未致格知未至之故也上又曰方大宗且留在廣既而惟此二人未召餘皆收亦不可畏敵論誠意章引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漢成帝臨朝若神其在宮中則湛於酒色委政外家惟陛下法文王而鑿成帝焉辛亥進讀念憶章引朱氏語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可也公曰不然聖人不能無喜怒哀樂但要因事而發不可先有此橫在胸中若都無此四者則此心遂為無用之物釋老之學也論魏莊公唐明皇曰莊公誅賢能而昵嬖人明皇遠正后而昵艷妃卒召禍亂

願以二君為鑒上亦無忤色矣丑進讀脩身在正其心章曰前五音有槁木死灰之問臣退思之心當如明鏡止水不當如槁木死灰鏡明水止其體靜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如此若槁木不可生生死灰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矣心者所以具眾理萬事委之無用可乎應論維絕世公條陳古今甚悉末引漢宣帝封昌邑王賀語曰骨肉之恩析而不殊言雖有離析而無可絕之道臣恐同姓近親豈無絕世而不祀者惟陛下訪問為置後焉已未兼修國史寶錄院脩撰壬戌進讀因言兵興之後三陸

戍守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閭委巷有飢凍切
膚之慘絕邊塞有風眇眯目之悲極願捧良吏賢將
以拊綏之癸亥以己見求對言韃人讐我之深其思
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為計愈工我方創艾前事
幸其負有愛我之情豈不誤哉願自強以立國毋自
沮以畏敵又言王檄挾金使例冊自隨小使敢爾他
日使介果至何以待之又聞檄求金翠以媚其妻妾
若從所請何異故相以侵服遺逆全之妻而冀其不
返也上笑曰此舉極未足又奏乞用藝祖孝祖閔武
故事以作士氣及講東朝士通明詳練者數人分治

邊事凡三邊山川險要將帥能否士卒衆寡糧草虛
實各令討論廟堂擇而行焉因言先朝內帑專佐軍
費近臺臣李鳴復即官鄭寅谷各論此事乞行其言
置局考覈為牆師之十一月丁丑進讀畢乞御宸翰
諭邊臣飭備因言神宗留意邊事夜御燈火讀書賜
邊臣上曰高宗孝宗亦如此公奏孝宗於民事亦然
臣歷數郡皆有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禾或問曾無
雨露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孝宗一念止在生
靈故勤勤訪問願陛下為法卒卯進讀大學末童引
董仲舒之言曰皇皇求仁義大夫之意也皇皇求財

利庶人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君子之事也負擔小人之事也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改祖彌遠是也位冠百司而鬻賣朝廷之官爵貴極人臣而攘奪平民之贖產貪風扇於上汙俗成於下舉世之人皆就於利平居則欺君以自售張禹孔光之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自全華歆陳群之附魏張文蔚楊涉障之從梁是也甚者不奪不饜如莽操之所為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惟明主在上亟思有以返之又奏己見論致壽之道五一無逸則壽二親賢則壽三以孝奉先

則壽四仁則壽五有德則壽末言僂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存之兩語時近天基節故公有此疏二年元日太史占風有兵起之兆公言襄黃昇楊尙闡釁隙浸前此大可慮宜勉以廉藺李郭之事又言何北州郡非北兵北將不可守宜抽回南兵厥后邳徐都失守唐鄧亦繼叛諸卒如公言丙辰進讀奏已見言風起乾位月犯太白皆為兵象王嘉有言應天以寶不以丈夫無不敬思無邪陛下筆之宥生者也若敬焉而以害之正有焉而有以汨之雖玉音時發於口金書日接於月非實也用人

聽言陛下嘗詔之百辟者也若禮之而所溫不及究容之而所陳不盡施雖夔龍之武日接於庭鳳凰之鳴日間於耳非實也惟陛下本之心脩之身推之於事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觀羨者又乞命兩制近臣或兩首都司官二三人看詳端平以來奏議撮其要語各從其類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陛下與大臣擇焉上嘉獎又曰近觀卿所上致壽劄子可見愛君與張九齡同意又曰士大夫少任貴者公曰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又問有稱職者否

泰曰詞臣中惟臣衰退如趙汝談洪咨夔吳泳皆稱職上曰卿真心體國朕所嘉歎又曰煩卿典領文閣新宿弊收實才公異謝又曰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拔書不可不革又曰致君澤君卿之素志俟典舉當大用卿欲退上留者三既歸得旨宣諭卿所謂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齡進金鏡事一軸賜卿公奉表謝已未幾知禮部貢舉公先有劄子論文弊乞專以醇正直取士其涉諛怪者黜之是歲場屋始嚴空疎不學者多望風而去挾書絕少公旦起必焚香禱天願得忠良平實之士豪傑俊異之材考

校必合論策以觀器識其間有風切時賢者公批其
卷云諸賢當為法受責向時知舉皆先立已見定高
下去取惟公使參點檢各自伸其見然後徐蔽
以議論之公所取多老成徐實學困於名場者析號
同洪侍郎咨夔王殿院遂奏事乞於科舉之外訪求
遺逸三月戊戌感疾謁告乞已除參知政事同提
舉編修勅令經武要略再辭免不允詔云漢御大夫
告當病上憂之史侯勝謂必瘳果然後遂至相朕之
賢卿甚于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
舍拜命少閒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乞祠御筆

再給一月己丑三乞祠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學萬
壽觀兼侍讀辭不允五月甲午疾亟乞謝事自中大
夫轉一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是夕薨年五十八公
氣體素強然平日勤勞不能自逸非窮理著書即憂
念世事晚守泉福勿憚滋甚觸暑趨召道中刊修行
義雖閉戶服藥舉筆流汗不以為疲禮闈考閱數覺
頭施初不經意出院賓客雲集新進士來謁人人與
為禮得疾之日猶對客至暮三鼓後風眩忽作病中
猶夢與鄭左司寅論楮弊既而小愈延講官徐君清
叟至卧內令於上前來去上固留之且屢對大臣講

讀宮問公疾今何如愛見至色丞相數遣人諭上旨
公感上眷過故不敢決去每指心言曰天知此心無
一點富貴之念屬疾兩月日常冠帶起坐易箚猶神
爽不亂遺表聞贈銀青光祿大夫上震悼輟朝士大
夫無親疎遠近莫不相吊都人往往失声痛惜如元
祐之喪涑水公也喪歸八月壬寅葬於影南十五里
珠林配建安郡夫人楊氏大中大夫主之女公方壯
角太中公奇其風骨許以夫人歸焉翁壻恩義甚篤
後同擢第夫人尤賢先公三十四年卒子志道承事
郎新監南劍州稅務孫某公內行卓至於倫紀最隆

奏薦先弟後子弟德林猶子似道履道皆公所任也
自豫章歸未有居室先築精舍以奉先塋作睦亭自
記之曰凡人所為薄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
也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由哀焉而功由功焉而
總由總焉而至於無服之親譬之巨木有圍枝葉雖
疎而根幹則一豈容以異觀哉事婆姊廩孤甥里中
老病乏絕待公舉費者常數十人律已清苦雖貴無
餘貲自長沙歸始有粵山新居又越數年廳廊乃具
建學易齋共極堂供界扑無華飾負郭薄產皆出玉
堂俸賜後出藩入從無所增益常以廉儉誨于作楮

衾銘焉公少以文詞獨行朝中所草大詔令温厚爾雅尤為棲公鑰賞重立燭以後言議出處動關世道諫書傳四夷名節暴當世三十年間天下莫不以為社稷之蓋臣道德之宿老故其於為學士也惟恐其不秉政既得政惟恐其不久於位皆曰道之將行斯世之故平治矣而天下遽奪之嗚呼悲夫公博極羣書而積勤不已望臨一代而執謙愈甚聞人之善忻悅獎譽自以為不及也聞人不善擗蹙歎息猶冀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小人亦信服焉常以窮理致用四字勉學者有新第者請益公曰讀好書做好人

而已每謂其徒曰一生短千載長不欠名位只欠德業公之學本於誠敬因孟子夜氣之作而知旦晝所為其本在夜故操存之功于夜尤嚴必齋必肅如臨君師作夜氣箴焉中年猶謂戒謹恐懼之意多而優游泮魚之意少乙酉退閑深道專一始覺清通和樂八牕玲瓏嘗曰天壤之間橫陳錯布無非至理雖有道不待窺牖而燦然畢睹然自李者言則見山而悟其靜壽則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親也晚集聖賢之語為心而發者曰心經作贊焉畧曰意必之萌雲捲席徹子諒之

生春噓物茁益公之所造至是深遠矣其記矩堂之言曰始吾慙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立朝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患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居官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椽屬事其府矣具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為長吏必思有以通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紳一道而于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卒之故于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侵細民吾嘗不直之故于鄉黨隣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公之以直內方外如此自出身事主忠國愛民纏綿固結不以進退易慮

每謂近代名卿如了翁梁溪皆以得喪榮辱為虛幻而以濟時及物為真實自泉而福則恨不得盡力以謝泉人自福造朝又恨未有以及一路天子將舉國以聽之矣而公則曰諫行言聽雖為從臣可也忘身殉國終始如一非至誠而能若是乎公山後於朱文公而自謂受先生剛極之賜資深守國異說不能入晚歲論文尤尚義理本教化於古今之作視其格言名論多者取焉若徒華藻而於義為無所當者不錄也所著書外有西山甲集若干卷對越集若干卷翰林詞章二卷其政事則有江東棗荒錄若干卷清源

雜至若干卷星沙雜志若干卷公既薨上思之不置
 御筆令有司議謚以聞於是志道次年譜來曰治命也
 子必毋辭乃別其懸繫於當世之大者著之篇上之
 太常若夫公之嘉言懿行善政遺愛蓋有不勝書者
 門人高希散在四方各有記載去謹狀

右侍郎官劉某狀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六十八

